

碑

林

集刊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

碑 林

集 刊

(九)

2003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碑林集刊》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高 峡
副 主 任 成建正 赵力光
委 员 王其祎 王原茵

主 编 高 峡
副 主 编 赵力光 王其祎 王原茵
编 辑 王其祎 王原茵 路 远
裴建平 樊 波 李举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碑林集刊. 9 /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68-1751-7

I. 碑... II. 西... III. 碑刻-西安市-古代-丛刊 IV. 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073 号

碑林集刊(九)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6 插页 49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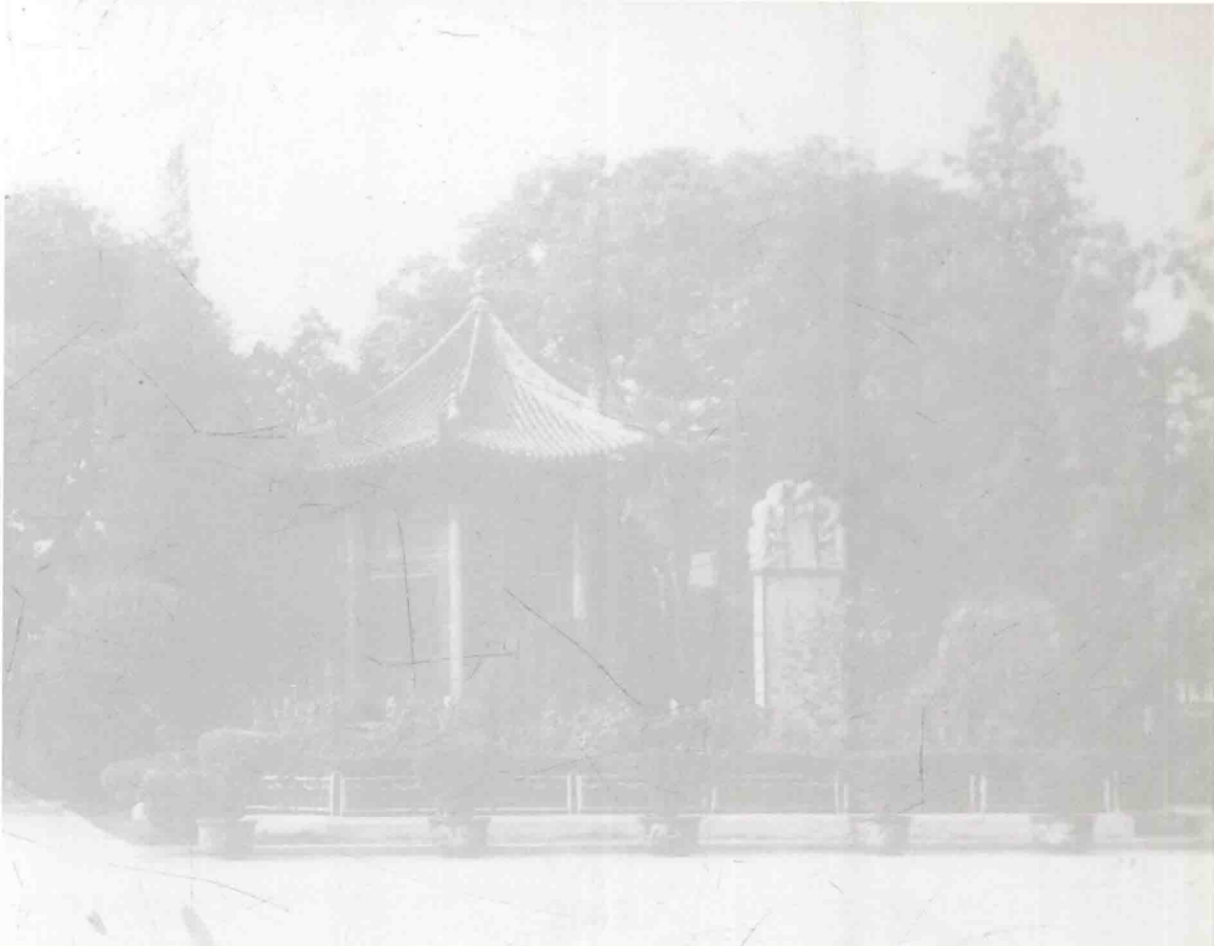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68-1751-7/J · 1397

定价: 60.00 元







2003年8月2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我馆参观。

2003年9月5日，台湾著名学者毛汉光教授与耿慧玲博士应邀来我馆进行学术演讲。图为毛汉光先生演讲《隋代金石之历史定位》。



2003年3月27日，西安—广岛中日少年书法笔会在我馆举行，图为中日少年互赠笔会作品。

昭陵六骏考古新发现

2002年夏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昭陵博物馆联合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图为发掘现场一瞥，近景为西侧十四番君长像基座，远景为六骏基座。



2003年3月，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研究员（右）携新出土的昭陵六骏残块来我馆进行拼接，左为我馆副馆长赵力光研究员。

2002年11月，我馆部分科研人员对考古现场进行踏察，图为昭陵六骏西侧唐代原基座。记录者为我馆马骥同志。



《碑林集刊》(九)

目 录

●碑志考释

- 陕西潼关出土隋《萧妙瑜墓志》考释 呼琳贵(1)
- 唐御书手朱元昊墓志考略
——兼议唐代的隶书 马 骥(4)
- 新见唐《王升墓志》略考 尹夏清 倪爱武(9)
- 唐王公素墓志之考释 陈忠凯 董玉芬(11)
- 唐杨汉公及妻郑本柔继室韦媛墓志综考 李献奇 周 铮(16)
- 高句丽遗民高足酉墓志铭考释 拜根兴(27)
- 北宋《劝慎刑文、箴》碑略考 杜 文 张 宁(36)
- 金《周伦墓志》考证 王锋钧 翟春玲(44)
- 明宝鸡郡主婆母赵妙金墓志考释 崔庚浩 王京阳(48)

●石刻艺术

- 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的宗教性质 施安昌(52)
- 西安地区出土北魏早期单体佛造像研究 裴建平(63)
- 西安碑林藏三尊北魏造像探析 李雪芳(72)
- 乾陵六十一尊石刻群像探因 陈 晔(76)
- 简述西安附近出土的隋唐椁、棺线刻画 李 慧(80)
- 西安出土的隋唐时期佛教造像 王长启(85)
- 明秦藩王墓石雕艺术 王蔚华 袁凯铮(93)

●碑帖咀华

宇内孤本

- 《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碑》拓本 王秋芳(97)
- 玉烟堂帖及其他 葛金根(100)

●文史研究

- 泰山石刻与隋唐五代史研究 周 郢(106)
- 隋大兴城佛寺辑略 景亚鹂 刘莲芳(117)
- 唐大明宫玉晨观略考 樊 波(129)

- 从考古发现看胡腾舞与祆教仪式 李永平(133)
- 浅议宋代画院的建设及院体风格的形成 杨 兵(143)

●书艺漫笔

- 略说唐人书法的情感表达 张 红(148)
- 说草论美
- 草书美与诗词意境之关系 一丁 南岩(151)
- 醉素狂草 天下独步
- 怀素的书法艺术创作轨迹与成就 齐艳军 康秀波(156)

●新出墓志

- 陕西彬县发现北周乞伏龙琰墓志石 陈跃进(163)
- 两方新出土隋代墓志铭解读 周晓薇(165)
- 唐《萧怀举墓志》简考 李 阳(171)
- 唐《郭通墓志》考释 张安兴(173)
- 唐韦洵墓志考 王原茵 罗宁丽(176)
- 唐襄城县主李令晖墓志 赵力光(182)
- 长安区出土唐杨惠墓志铭述略 潘 萍(186)
- 西安新出土唐《郭文喜墓志》 黄小芸(189)
- 唐皇甫澈、崔遂墓志研究 王学春 赵振华(191)
- 新发现唐《张季阳墓志》考释 任 平(199)

●读碑札记

- 唐开元寺及现存西安碑林的有关碑石 王翰章(203)
- 读碑五题 王其祎(206)
- 《同州圣教序》碑阴题记辑释 段志凌(217)
- 西安碑林藏《治家格言》碑文校注 张维慎(226)
- 有关清代选官制度的重要资料
- 读《保举题名》碑 路 远(230)

●六骏研究

- 昭陵六骏蓝本、仿绘、仿刻、拓本、模制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罗宏才(255)
- 卢芹斋其人其事 陶喻之(271)
- 昭陵六骏考古新发现 李浪涛(289)

●文物丛谈

- 从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几方石砚说起 柳秀芳(291)
- 唐韦浩墓壁画“蒲扇”置疑 王昱东(297)
- “双带”为何物 朱思红 王志友(301)

从历史文物看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学特质	金 真(306)
-------------------------	----------

●博物馆学

试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空间设计	宋 镇(310)
文物仿制的历史和现状	王月华(313)
对新时期宣教工作的几点思考	张 云(319)
一些与博物馆相关的通用软件	张蒙滋 李举纲(323)

●文物保护

麦积山石窟泥塑壁画的保护	牟 炜 王蕙贞(332)
结合西安碑林文庙建筑简述保护古建筑屋面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	刘东平(340)
文物表层结构的复原及文献提取 [瑞典]Henry Freij 撰 刘雁榕 赵 予译	(346)

●新书评介

褪色的照片, 永远的古迹 ——读《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有感	石兴邦(354)
《长安书画魂》序	高 峡(358)
《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出版	田福宝(360)
《中国长安书画家画库·高峡作品集》正式出版	乐 之(362)
反思传统 ——解读《高峡作品集》(书法卷)	宋高峰(364)
道在瓦甃 ——读《瓦当留真》	呼琳贵(367)

●学术交流

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专家来馆进行学术访问	喜 雨(9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齐东方教授来馆进行学术讲座	光 阙(127)
我馆科研人员参加中国孔庙保护协会第八届年会	苇 杭(175)
台湾学者毛汉光教授、耿慧玲博士应邀来我馆进行学术访问	青 鸟(181)

●补白

西安碑林博物馆圆满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的建立工作	笃 者(47)
晋唐小楷	王 澍(55)
《唐代帝王陵墓》出版	李青峰(105)

浯溪摩崖石刻	祁 处(114)
《关中金石记》与《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党晴梵(140)
焦山碑林	博 志(147)
《唐代景教再研究》出版	慕 石(150)
题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启 功(162)
大兴城	程大昌(216)
《碑林集刊》稿件书写格式	(288)
陕西碑石流迁一则	叶昌炽(290)
记宋拓《云麾碑》	马宝山(305)
《金可纪兴隆碑》移存长安区博物馆	笃 者(309)
碑碣之分	马子云(331)
魏三体石经	马宝山(357)
颜鲁公《争座位帖》跋	阮 元(359)
《乾陵文化集刊》征稿启事	(368)

Main Contents

Ma Ji

- On Zhu Yuanhao's Epitaph Calligraphied by An Emperor of Tang Dynasty—Also on the Official Script of Tang Dynasty (4)

Wang Fengjun Zhai Chunling

- Notes on Epitaph of Zhou Lun of Jing Dynasty (44)

Pe Jianping

- Research on the Monomer Buddhist Sculpture of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Unearthed from Xi'an (63)

Zhou Ying

- Research on the Sculptures of Taishan Mountain and the History of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106)

Fan Bo

- A Brief Research on the Taoist Temple of Yuchen in the Daming Palace of Tang Dynasty (129)

Zhao Liguang

- On Epitaph of Li Linghui of Tang Dynasty (182)

Ren Ping

- On Epitaph of Zhang Jiyang of Tang Dynasty (199)

Wang Qiyi

- Five Notes on Stone Tablets (206)

Tao Yuzhi

- The Story of Lu Qinzhai (271)

陕西潼关出土隋《萧妙瑜墓志》考释

呼琳贵

《萧妙瑜墓志》，志主葬于隋大业三年（607），20世纪90年代由陕西省潼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移交潼关县文物管理所。志盖俱全，青石质地，字口无损，保存完好。盖为盨顶，四刹短促。志盖中心右读竖行篆书阳文“周故大将军淮鲁复三州刺史临贞忠壮公后夫人萧氏之墓志”，字体宽博，遒劲有力，字间有界格。志身方形，有界格，24行，行24字，楷书。志文如下：

周故大将军淮鲁复三州刺史临贞壮公杨使君后夫人萧氏墓志

夫人讳妙瑜，南兰陵人，梁高祖武皇帝之孙，丞相武陵贞献王/之女也。条兮若木，知庆绪之高；派别天潢，验灵源之远。是以蕙/性攸稟，穠华早茂，令范洪于闺房，淑问流乎蕃戚。有梁之日，封/淮南公主，采翟荣隆，油蜃礼盛。既而市朝变俗，兰桂移芳，家同/祀宋之苗，族迈神明之后，虽非仕晋，遂等留秦。忠壮公早丧元/妃，方求继德，夫人见称才淑，言归于我，肃恭箕帚，自秉柔顺之/心；正位阃闱，弥流慈抚之迹。朝廷以夫尊之典，授千金郡君，命/光礼秩，饰显环佩，秋朝春禊，飞轩并轂，松筠茂矣，琴瑟和焉。/先公任居方牧，时逢交争，徇义忘家，捐躯异境。夫人孀居守志，/无劳匪石之诗，昼哭缠哀，自引崩城之恸，于是寄情八解，凭心/七觉，炳戒珠于花案，发意树于禅枝。至如悬针垂露之工，蔡女/曹姬之艺，姻赏承训，闺门取则。而西驾难留，东川易远，杯无延/寿之验，木有长年之悲。仁寿三年正月廿五日遘疾薨于长安/之道兴里，春秋七十四，粤以大业三年龙集丁卯八月丁丑朔/廿六日壬寅祔葬华阴东原之塋。嗟嗟予季，望望增哀，宅营魂/于神域，勒芬芳于夜台。铭曰：

祚肇郅祺，源因子姓，宋袞殷后，梁承天命。德既不孤，善必余庆，/流芳未已，诞兹淑令。惟兰有薄，惟桂有辛，姚宗寓姒，刘族居秦。/高门作配，君子斯嫔，荣参纁纁，宠协朱轮。运剥时艰，天分地绝，/义彰齐继，情过魏节。独悟因果，深知生灭，方异山高，遽嗟川阅。/卫离周合，抚昔悲今，郭门辽远，泉路幽深。晓铎催挽，秋去结阴，/唯当塋月，直照松心。

志文称墓主萧妙瑜是“梁高祖武皇帝之孙，丞相武陵贞献王之女”。梁高祖武皇帝即梁武帝萧衍，而武陵贞献王则应是梁武帝第八子萧纪。检《梁书》，梁武帝之子中，惟葛修容所生的萧纪于“天监十三年，封为武陵郡王，邑二千户”。在《梁书·萧纪传》

中对其生平事迹记载颇详,“及太清中,侯景乱,纪不赴援。高祖崩后,纪乃僭号于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圆照为皇太子,圆正为西阳王,圆满竟陵王,圆普南谯王,圆肃宜都王。”墓志中所提到萧妙瑜在“有梁之日,封淮南公主”,可能也就是在此时。“太清五年夏四月,纪帅军东下至巴蜀,以讨侯景为名,将图荆陕……(六月)将军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硃口,时年四十六。有司奏请绝其属籍,世祖许之,赐姓饕餮氏。”巴蜀之地旋即被西魏占领。有关武陵王萧纪谥号“贞献”及曾历官“丞相”,史书未载,墓志内容可补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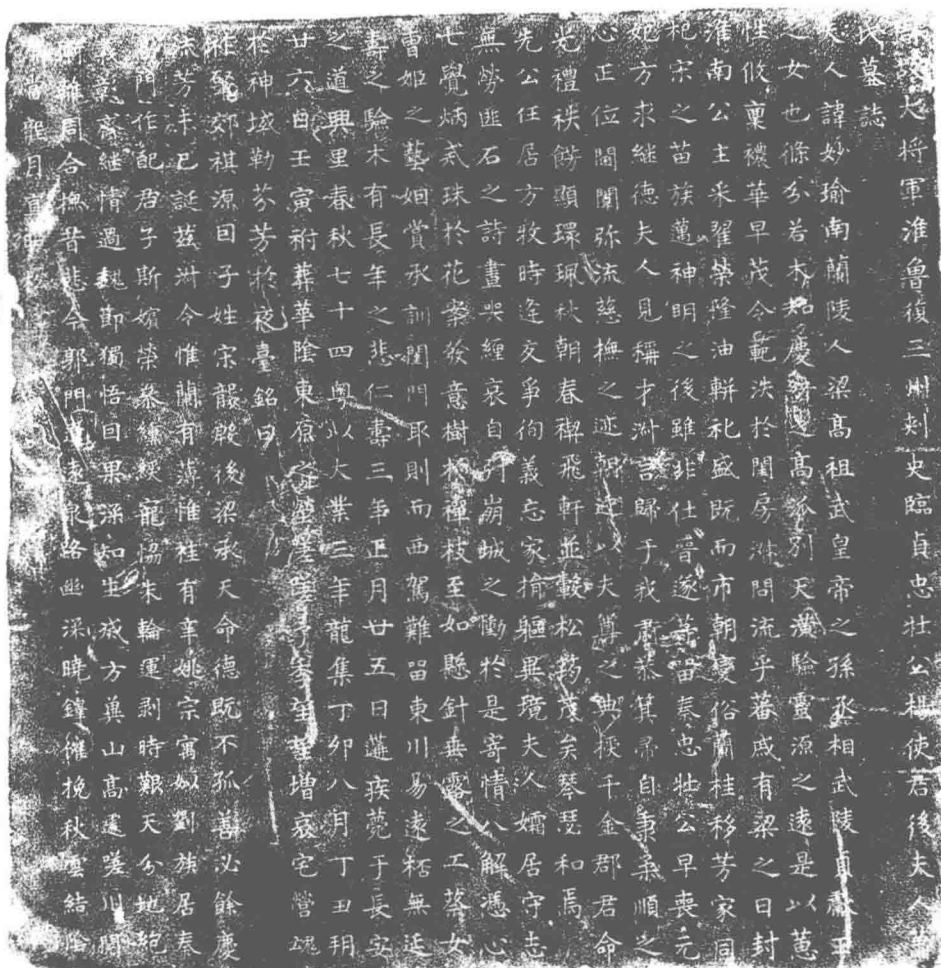
萧妙瑜所嫁之“忠壮公”,志文只书其姓为杨,未详名讳。检《周书》,有《杨敷传》记载杨敷死后曾被追赠为“忠壮公”。“杨敷,字文衍,华山公宽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弱冠拜奉朝请,历员外散骑侍郎、华州别驾、尚书右中兵郎中、辅国将军、谏议大夫。以别将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为荣所害。赠殿中尚书、华夏二州诸军事、镇西将军、华州刺史”。杨敷在“魏建义初,袭祖钧爵临贞县伯,邑四百户”。“大统元年,拜奉车都尉”。“孝闵帝践祚,进爵为侯,增邑并前八百户”。“天和中陈公纯镇陕州,以敷为总管长史。五年,转司木中大夫、军器副监……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年,出为汾州诸军事汾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一千五百户”。同年,因齐将段孝先攻城,兵败被俘,齐人有能屈其志,后“遂以忧愤卒于邺”。与志文述及的“任居方牧,时逢交争,徇义忘家,捐躯异境”相合。后来高祖平齐,杨敷被“赠使持节大将军、淮广复三州诸军事三州刺史,谥曰忠壮,葬于华阴旧茔。”杨敷之子杨素,乃北周和隋时的著名大将。《隋书·杨素传》载:“(周)武帝亲总万机,素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许。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乃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壮其言,由是赠敷为大将军,谥曰忠壮。”由上述转引之杨敷、杨素父子《传》的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杨敷的“临贞县伯”爵号是袭其祖杨钧之封,尔后进封为“临贞侯”、“临贞公”的。而“忠壮”之赐,则是因其子杨素“上表申理”其父“守节陷齐”之忠义讨来的。“大将军、淮鲁复三州刺史”之名当是与《周书·杨敷传》“高祖平齐,赠使持节,大将军、淮广复三州诸军事三州刺史”有关联,只是文献记载与志文所述有个别不同,当以志文为准。

萧妙瑜于“仁寿三年正月廿五日遘疾薨于长安之道兴里,春秋七十四”,据此可知萧氏生于梁中大通五年(533),其夫忠壮公卒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其孀居生活长达近30年,在这期间,据志文载“于是寄情八解,凭心七觉,炳戒珠于花案,发意树于禅枝”,又志铭中有“独悟因果,深知生灭”的字句,推测萧氏可能笃信佛教。长安之道兴里,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隋唐长安城中有道政、道义、道德诸坊,惟不见“道兴”之名。又,万年县所领朱雀门街东自北向南第一坊又兴道坊,故可能是“道兴”之笔误;抑或系前人失载之新里坊名,姑且存疑待考。萧氏死后“祔葬华阴东原之茔”,这是因为其夫杨敷即“葬于华阴旧茔”。杨敷为弘农华阴氏后裔,祖茔在今华阴东原,其地当时属华潼乡,而今属潼关县。在这一带历年来杨氏墓群多有发现,已被证实

为弘农华阴杨氏的家族墓地。

《萧妙瑜墓志》书法整严蕴秀，清劲端丽，与隋仁寿元年（601）的《苏慈墓志》同出一路，其楷法精妙，集魏齐之大成，开欧虞之先路，实为隋楷中之佳品。志文亦文辞精妙，堪称美文，惜未署书及撰者姓名，实乃憾事。

（作者系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研究员）



隋《萧妙瑜墓志铭》拓本

唐御书手朱元昊墓志考略

——兼议唐代的隶书

马 驥

2001年3月初,在西安市东郊纺织城南面的高家沟村出土了一合唐朱元昊墓志,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志石58厘米见方,厚约10厘米,青石质。志文隶书,首行题“大唐故中大夫行盛王府咨议直集贤院朱府君墓志铭并序”,天宝十一年(752)七月二日葬,于休烈撰,张芬书。26行,满行26字,共615字。南阳张濯、杨秀岩刻字。志盖盨顶阴刻“大唐故朱府君墓志铭”三行篆字。这是迄今为止西安地区所希见的唐代御书手墓志,且品相完好,字字清楚。谨录志文并断句如下:

大唐故中大夫行盛王府咨议直集贤院朱府君墓志铭并序

朝散大夫守起居舍人集贤院直学士于休烈撰

朝议大夫守寿王府司马翰林院供奉张芬书并盖

维天宝十一载岁次壬辰闰三月戊申朔廿日丁卯,中大夫守盛王府咨议直集贤院朱公长逝于京安兴里之私第。越以其载七月二日出葬于咸宁县白鹿原之西。夫铭,明旌也,所以论撰其行,自仲尼已来莫之有改。公讳元昊,字元昊,河南人也。昔汉侍中仪侯云,盖其先也。曾祖虞,随河南府通谷府折冲。爪牙之用,虽光厥武;折冲之秩,尚屈美才。祖拯,东海郡东海县令。良宰之风,无忝前哲。父藏师,不仕,赠大宁郡太守。扬名之庆,荣自后昆。公幼而听敏,长而愿恪。尤精翰墨,雅善进对。迹必履于无过,心不渝于在公。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调授左卫翊一府兵曹参军,仍留集贤院,寻转工部主事。故中书令萧公差充后土碑使孔目,寻授门下主事,又迁门下录事、少府监丞、上柱国,寻加朝散大夫,除盛王府咨议,累加中大夫,集贤如旧。公凡历官者七,进阶者四。自卑位不离于书府,通贵名列于王门。属当代好儒,广开内阁,英贤以翹楚待诏,宰辅以博奥承恩。公便繁两掖,殆逾三纪,趋稷禹之命,率承其顾;游严徐之间,不愆于素。可谓直而清,恭而敏矣。呜呼!仁者不寿,古之所悲,卜葬此时,专道而出,坟迹青门,马瞰长原,羽仪官假,器备家存。嗣子倓、伉、伟等,痛切棘风,哀深荼苦,愿志幽石,以永终古。铭曰:

美哉朱公,秉道弘信。行守洁矩,性资勤慎。立操不移,工翰而进。爰自末位,卒曳长裾。趋驰相府,终始石渠。嗟此善人,如何不淑。知命未几,降灾何酷。宅兆

青鸟，川原白鹿。郭门之外，风悲拱木。穷泉之下，人辞华屋。遗嗣哀号，孀妻惨独。刻铭厚壤，以志陵谷。

大唐天宝十一载岁在壬辰七月乙巳二日景午

刻字人南阳张淮、杨秀岩

墓主朱元昊，唐书未载，去世时官至“中大夫、行盛王府咨议、直集贤院”。中大夫是文阶散官，从四品。盛王府是玄宗皇帝二十一子李琦的府第。据《旧唐书》载：“盛王琦，初名沐，（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盛王。”咨议一职全称“咨议参军事”，正五品上，是唐代各亲王府的幕僚官。^①因此，墓主生前曾依附于盛王李琦。集贤院是玄宗时期设立的专门从事撰集文章、校理经籍的机构，属中书省所辖。关于集贤院的职掌、机构、沿革等在新、旧《唐书》及《唐六典》中均有详实记载。简言之，自玄宗即位以来，大收群书，以广儒术。自开元五年（717）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即所谓御书，以甲、乙、丙、丁为序，列经、史、子、集四库，以充内库，置刊定官四人。开元七年（719）玄宗皇帝在东都置修书使，称丽正殿书院。开元十三年（725）改名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院。选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事。下设多名官员负责刊辑经籍等日常事务。志文所说“直集贤院”中的“直”是“当值”之意，表示朱元昊生平一直在集贤院当值做御书手等工作。

志文称朱元昊“幼而听敏，长而愿恪，尤精翰墨，……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御书手，又称楷书手、书手，始置于隋朝。“隋炀帝秘书省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第九品，掌抄写御书”。^②唐承隋制，在太宗贞观年间，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御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③到了玄宗开元五年，于集贤殿置书直及写御书人共一百人，招募“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④就是说，当时的这一百名能书者，个个都是玄宗皇帝亲自选拔的。朱元昊当年十九岁，按时间推算，应在开元六年，必由玄宗“亲经御简”。这时，朱元昊还只是流外杂色，并不具备职事官衔。自从“调授左卫翊一府兵曹参军”开始，才成为正九品上阶职事官。后经朱元昊三十多年努力，虽身兼外官，后又改工部主事，历门下主事、录事及少府监丞，官至五品盛王府咨议，散官四品中大夫，但终身仍是集贤院的缮写人员。所以，志文才有“公凡历官者七，进阶者四，自卑位不离于书府，通贵名列于王门”的说法。志文没有叙述朱元昊的死因，只是在铭中说：“知命未几，降灾何酷”。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就遇到灾难。至于是天灾还是人祸，并未交待。

有唐一代，书手一职诸司皆有定额，除了集贤院以外，如门下省弘文馆二十五人、秘书省八十人、著作局五人、太史局二人，皆以善书之低级官员充任，日常工作全是抄抄写写，地位绝无显赫。而要以书翰称著，绝非易事。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所藏两方唐代书手墓志，^⑤似更能说明这一点。卒于上元二年的丁范，“弱冠知名，召补兰台书手，”临死时仅为登仕郎，不过是正九品下的文阶散官。而另一位葬于开元廿年的张先，“弱岁秉笔，缮录王言，周旋翰林，有数年矣”。虽为秘书省书手，后来出任外郡，也不过官至括州遂昌县令，从七品下。联想到酷爱书法的开国皇帝李世民，于“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